

教育关系视域下中国传统教学法价值探析

杜霞, 魏思雨, 岳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 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性的体现, 教师唯有借助构筑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充满信赖感的沟通关系, 并且通过这种“关系性”功能的发挥, 才能达成教学的有效性。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孕育形成的中国传统教学法, 也建构起一种体现着中华文化道统与精神气质的教育关系模式。藉由教育关系视角, 对中国传统教学法的基本特征与核心价值进行深入解析, 即在蒙以养正与言传身教中构建尊师重道的教育伦理关系、在个别教学与因材施教中生成和谐深厚的教育情感关系、在自修自得与启发切磋中促成双向互动的教育教学关系、以及在寓教于乐与爱教结合中密切人际交往关系。在教育关系视域下进行中国传统教学法的价值探析, 对于形塑新型教育关系, 提高教育教学实效性,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以及推动本土教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构等, 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教育关系; 中国传统教学法; 价值探析

[中图分类号] G 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4) 02-0073-08

教学方法作为教学论学科领域重要的研究范畴, 是教师达成教育目的、引导调节教学过程的最重要的教学手段, 更是教师教学实践能力的直观体现。诸多实践案例证明, 教学方法并非定型化知识, 而是处于不断重建与超越的动态发展状态。教学方法本身即是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合作性教育关系中形成的, 若要发挥出色的功能也需构筑“合作性教育关系”^[1]。在新一轮课程改革已转入教学主战场的当下, 发展与落实核心素养、实现知识的育人价值都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教与学的关系, 不断谋求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变革。因此, 明确教育关系是教学方法的基础并在此视角下加以探索, 有助于通过“关系性”功能的发挥, 促进教学方法实效性的达成。

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孕育形成的中国传统教学原则与方法, 如蒙以养正、言传身教、个别教学、因材施教、自修自得、启发切磋、寓教于乐、爱教结合等, 也建构起一种体现着中华文化道统与精神气质的教育关系模式。本文即通过在教育关系视域中对中国传统教学法进行思考和审视, 希望能为教育关系的本土化研究找到一定的历史基础和文化传

承, 同时也得以在教育关系这一重要的中介系统内更深刻地把握中国传统教育和教学法的精髓, 彰显中国教育传统的核心精神与现代价值, 进而能为新时代教育关系的形塑和教学法的创新寻找到一些启发和借鉴。

一、作为教学方法根基的教育关系

教育本质上是人与人的交往活动, 具有“关系性”。正如德国著名教育学家诺尔 (Herman Nohl) 提到: “教育工作的最终秘密就是正确的教育关系, 也就是把教育者和儿童联系起来的创造性关系。”^[2] 对于教育关系的研究, 最早起源于西方学者狄尔泰等人对哲学层面的思考和追问, 狄尔泰在研究教育关系时, 建立了以心理学-人类学为基础的教育学, 他的学生诺尔继承并发展了关于教育关系的相关理论, 认为教育关系的构建是一个充满意义与体验的构建过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深入推进的当代西方两位著名学者有马克斯·范梅南和巴斯·莱维林。马克斯·范梅南在《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中从词源学的研究视角出发, 教育关系是一种引路与被引路的关系, 包含了

[收稿日期] 2023-10-16

[基金项目] 中国教育学会2021年度教育科研一般规划课题“教育关系视域中的中国传统教学法研究”(202100601604B)

[作者简介] 杜霞 (1973—), 女, 河北省邢台市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副教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教育。

一种留心和鼓励意义上的“牵手”^[3]。巴斯·莱维林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在教育关系中才能使教育存在与实现,教育关系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创造并提供机会,让孩子积极与教育者对话,打破儿童精神的沉默^[4]。由于“教育关系”关涉内容的多维化与复杂化,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尚未形成一致的说法。依据对教育的常识性认识,广义上的“教育关系”既包括了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外部因素的关系,又包含了教育内部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产生的关系网络^[5]。由此可见,教育关系既可广至教育与整个世界的互动,又可聚焦于某一教育场域内个体间的相互交往,具体到本文所涉及的“教育关系”,主要指的是教育教学活动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师生关系。

良好和谐的教育关系能够生成平等、自由、合作的互动模式,从而实现自我敞开、自我接纳与自我完善,并以自我更新与发展实现与他人协同进步、和谐共存的理想状态。具体到教学领域,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在教育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影响教育效果的核心因素。^[6]然而,由于教师和学生教育过程中固有的位置、权利及义务,加之教师本身的闻道在先、术有专攻、具有一定的社会经验等特性,传统的师生关系容易演变为管理与支配的逻辑。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推进,对个体权利与主体地位的尊重已成为共识,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公民的素质水平日益提升,“控制—约束”型教育关系渐渐淡出视野,“教育民主”“学生中心”成为新的潮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某种徒有其形的现代“民主型”教育,在个人自由意识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往往容易演变为某种竞争、占有与征服,自我与他人相互客体化,学生因缺乏情感的共鸣与理解产生心理健康问题,教育关系异化为满足个体利益的工具性、职业性关系,甚至走向极端的暴力。这种教育关系的异化,也进而导致了教学方法的无效化,教学效能的低质化。

可见,对任何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或者新型的教育关系,如果只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在现实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不仅会遭遇诸多困境,还使得教育教学内部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因此,在传统文化教育日益得到重视和发展的今天,我们也更需要从民族自身的教育传统中寻求有益的启发和借鉴。以个别教学为基本组织形式的中国传统教育,其智

德并重、言传身教、因材施教、寓教于乐等教学原则与方法,对于理想教育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因此,通过解析中国传统教学法,探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所建构的传道授业、修己达人的理想的教育关系模式的价值和意义,充分认识传统教育的精神内核,使之成为当代课程与教学改革可资借鉴的重要资源,进而促使现代教育走出同质化、工具化、德育形式化等误区与困境,构建起和谐的教育关系与优质的教育生态,推动教育教学实践的良性发展和教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构。

二、教育关系视域下中国传统教学法的价值探析

我们民族本土的教学思想,基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中国教学方法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学记》《论语》等教育的经典名篇,其中所蕴含的启发教学、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教学方法与教育理念,至今仍是极富有价值的教育思想理论的宝贵遗产,对于理想教育关系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然而,也应该看到,传统教育教学模式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农耕文明的文化产物,与古代的社会结构相适应。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完成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传统教育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日趋加深的民族危机和“教育救国”理念的高涨,构建新的学校教育体制,教授新的教学内容,推行新式教学方法成为主流,在吸收借鉴国外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中国传统教学方法经历了现代性的变革。

与此同时,近现代以来教育内容与方式的变革,也导致了中华文化传统的断裂,进而影响了现时代我们对古代教育传统的认识与理解,导致我们对传统教育教学产生了诸多隔膜和误解,为其贴上“陈旧”“落后”“僵化”的标签,认为其已经完全不适应新时代发展的土壤,甚至彻底否认传统教育的历史意义与价值。的确,依托私塾、书院等传统的教育组织形式所形成的教学方法与原则,与当下的教育现实的确存在着一些脱节与抵牾,但若因此全然漠视传统教育的可取之处,也就又陷入历史虚无的偏颇中。事实上,中国古代教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其精华与要义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积淀在中华文化教育发展历程中,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斩断传统教育与当代教育发展的历

史传承。

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传统教学法内涵丰富,一些教学法在具体实施中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内涵修养与道德品质,同时也完善了教师的心理素质和职业素养。整体来看,这些教学法功能和作用的有效发挥,对于良好的教育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参照学界从道德关系、心理关系、教学关系和个人关系这四个层面对师生关系本质的梳理和把握^[7],本文将教育关系大致归结为伦理关系、情感关系、教学关系和人际交往关系这四个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传统教学法的基本特征与核心价值,这不仅能加深我们对传统教育关系的理解,也有可能将其转化为建构新型教育关系的来源。

(一) 在蒙以养正与言传身教中构建尊师重道的教育伦理关系

教育伦理关系是学校教育中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责任与义务要求,是教师与学生依据德性、声望而建立的双向互动关系^[8]。我国有着十分悠久的尊师重道的传统,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教师”这一身份和职业不断被赋予深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充任思想与道德文化的传承者、示范者和践行者^[9]。而作为知识与道德传播的主要力量,当教师受到尊重时,其所传递的知识学问自然会受到重视;从学生角度来看,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教师自身素养及教学态度的影响的。

“蒙以养正”出自《易经》——“蒙以养正,圣功也”(《易传·彖传上·蒙》),强调从幼年开始就要施以正确的教育,培养人内在的善端,以辅助幼小的生命体走上自利利他的君子圣贤之路。而将生命从蒙昧的状态里解脱出来,培养其正直的品格,也正是君子圣贤的功绩所在。因此,从重视道德人伦的教育诉求出发,中国古代教育也更注重教师自身对学生的人格感化与道德示范作用——“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礼记·文王世子》)孔子提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之何?”(《论语·子路》)足见“身教”是“教化成人”这一教育目标赋予古代教师的重要使命。像古代私塾教育中就对于塾师的选拔极为严格,不仅要求塾师具备广博的知识,可以教授蒙童学业,为蒙童奠定一生的基础,同时要求塾师的一言一行能以身作则,为蒙童乃至乡里民众树立榜样,达到教泽广被的效果^[10]。

传统文化教育绵延千年,发展过程中有辉煌亦有衰退,然其“以德为先”“学以成人”的核心精神,却在沉浮起落之间依然葆有持久的生命力。而在这样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养成过程中,知识的积累与学习并非重点,态度的改变、信念的确立和行为的实施才是其根本目的^[11]。“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唐·韩愈《师说》),师道的本质是促进教育中的“人”的发展与圆满,引导人向善,而教师之所以为世人所尊重,正是因为真正的师者承载着最高的道德和智慧,也即“道”的传承,而“德”作为“道”的体现,也内在规定着教师要成为有德之人。在缺乏血缘联结的情况下,德性的情感就成为师生之间伦理关系产生和维持的基础,而以德性为依托的类血缘的师生关系对于个体修身明善起到关键作用^[8]。中国传统教育教学中,通过贯彻蒙以养正、立德修身的教育目标和理想,教师能够自觉以言传身教引领学生走上成人之路,而弟子以“事父”之心敬重爱护教师,师生双方生成了亲密且有人情味的互动关系,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在此交往模式下,学生愿意、渴望走近教师,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则更易将“道”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最终达到“习与智长,化于心成”的教育效果。

(二) 在个别教学与因材施教中生成和谐深厚的教育情感关系

教育教学中的情感关系是指教师和学生在学习活动中自然形成的态度和感受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心理联系,他们因信息交流、互相了解和评价而形成特定的情感关系^[12]。中国传统教育中,藉由个别教学与因材施教的方法,师生间建立起和谐深厚的教育情感关系。

在中国古代私塾、书院等教育模式下,学生一般人数较少,施教者对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程度、思想状况都比较了解,因此多采用个别教学的模式对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指导。而个别教学的实行,也为因材施教提供了条件支持,教师一般会依据学童年龄、掌握程度选取不同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另外还会根据进入教育场域的时间先后和适应程度等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所谓因材施教,主要指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途径、措施与方法进行教学^[13],以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对“材”的洞察与研究。传统教育教学中,教师了解

学生的窗口是明其志趣。如《论语·公冶长》中“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就是孔子通过引导弟子各言其志，了解其人生理想与追求。教师注重平时性的观察，“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全方位了解学生的为人处世、生活理念、心理特征、学习倾向等，同时利用各种机会与学童谈话，明了其思想动态。教师会将“言”“听”“观”“察”所得进行思考与省察，最终形成对学生较为全面的认识^[14]。正是在对学生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教师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施教，进而选择某项特定的学习与工作来满足学生的需求，成就其个体人格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传统教育教学中，富有经验的教育者通过个别教学，深度走进学生的个体生命，肯定并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要及时施教。在与每位学生的深切细致的沟通中，通过启发、点化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正向的价值引导，触动学生情感与心灵，并促进学生完成生命自主建构。因此，教师对学生的关爱与尽职尽责，学生对教师的信任与爱戴是个别教学、因材施教有效实行的情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还有心灵的愉悦和生命的成长，这种内在价值与精神层次的影响，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更加深厚与融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一我国传统的教育伦理，不仅仅是社会规范或约定俗成的传统，更是一种深厚的师生之情的生动呈现。教育若仅仅滞留于传授知识技能的层面，是不可能培养出全面、丰富的人格，唯有师生之间在认识、情感、精神等层面进行充分的交流和对话，在理解和融合的互动中，“真、善、美”的教育至高境界才能在全新的师生关系得以滋长^[14]。

（三）在自修自得与启发切磋中促成双向互动的教育教学关系

教学关系是师生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只要教育活动存在，教学关系就存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当师道尊严的权威性被扭曲时，也会出现教师专制、强行灌输等不恰当的教育方式方法，但抛开历史的局限性，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我国传统教育在“修身”这一核心教育目标的引导下所采取的自修自得与启发切磋等原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形成了双向的、积极互动的教育教学关系。

我国传统教学历来重视自我领悟，即以经典著

作的学习与识记为基础，主张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渐体会与理解经典中蕴含的人生道理，从而获得自我发展与完善。因此，主张学生以自学为主，教师更多起到的是监督引导的作用。宋代程颐认为“学莫贵于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二程集》）强调了精深义理唯有自我体悟才可获得，善自得者善学，而自修自得的关键在于学生自己主动去探寻、去思考，这就使得学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学习者，而是主动的探索者^[15]。为保证自学的顺利进行，施教者通常会指导学生自学的方法。如朱熹提出的“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16]等读书治学的原则和方法影响深远，对学生自学提出了纲领性的指导。

在鼓励学生自修自得的同时，传统教育教学更倡导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启发切磋，也正是在这种自修自学的方式下，使得教师的启发点拨与同学间的交流切磋显得更为重要。说到启发教学法的运用，当首推孔子。孔子善于以问话引导学生，着重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为切入点，层层提问，将学生对知识的最大渴求与最佳的学习状态调动出来，而后对其进行点化与教导。“心愤愤，口悱悱，乃而后启发为之说也。”（《论语·述而》）这一教学传统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优秀的施教者通常在学生熟读背诵文章的基础上进行讲解，要么提纲挈领，统括全篇；要么择其重点，着力发挥，阐明要义；要么略作点拨启示，指明思路，令学生摆脱困境；要么反复诘问质疑，为学生搭建思维阶梯。除教师的启发之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切磋也很常见，或是年轻者向年长者的请教学习；或是弟子共同讲习、讨论与论辩；或相互观摩，取长补短。教师的点化启发使学生对教师敬重而不失亲近，弟子间的自主切磋则使他们互尊互爱、互助共进，在平等自由的氛围中形成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教育关系。

在以“修身”为教育归旨的传统教育教学中，人格与品性的发展完善不能也不应该仅仅简单地依靠知识灌输，反而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平等对话，为心灵壮大、生命成长创造了发展的契机。在此过程中，不仅是教师可以关注到不同学生的困惑与诉求，同时每个学生也获得了大胆质疑和问难的机会，在师生、生生深入对方的精神世界的交流与体验中，教师和学生双方的积极性都得到调动。这

样的交流,已经超越了普通意义上的对话和知识传授,而是达到一种共享智慧、共享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更高层次的境界和水平,而正是这样的教学关系,能够促动师生双方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促进个体生命的完整成长。

(四)在寓教于乐与爱教结合中密切人际交往关系

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人际交往是在具体情境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一种自然的、无阻碍的沟通和交流状态,是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教育关系中的人际交往关系既包含普通意义上的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同时又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所生成的特殊的人际关系^[17]。中国传统教育历来注重人际交往关系的建立和发展^[18],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往来对人格的健全和品德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是人伦道德完善的必要途径。而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中师生关系作为父子关系的衍生这一特性^[19],也决定了教师和学生之间并非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的关系,教师还承担着孕育学生心灵构建学生人格的重大责任。中国传统教育也正是通过在教学中的寓教于乐和爱教结合,密切了师生间的人际交往关系,并藉由交往关系的达成,实现学生道德与认知的发展。

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开展教育活动并非现代教育所独有,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已经开始关注儿童心理与教学方法的适应性。传统教育并非全是“死记硬背”“鞭笞体罚”等罔顾儿童兴趣的压抑式教育,亦有顺应儿童性情,注重激发儿童学习热情的教育举措。明代王阳明从“乐为心之本体”出发,主张儿童教育首先应鼓舞儿童兴趣,培养其“乐学”的情绪,开出“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王文成公全书》)三副栽培涵养之方。歌诗是私塾教育中常规的教育活动,充分考虑儿童喜活泼、喜游戏的特质,将所需背诵的古诗与优美动听的音律结合,通过歌唱这一形式成功地将儿童充沛的精力导向教学中,并在音乐中自然而然地诱发其体会诗歌的情趣与意旨,起到调节儿童情感与情绪,熏陶其性情品格的作用,真正达到了寓教于乐的教育目的。

在古代的私塾教育中,通常会对学童的日常生活与学习活动提出严格具体的规范准则,促使其养

成动静有节的生活习惯与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但同时也避免一味的苛责约束、以威示警。宽严并济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总结出的成功经验,而宽与严的背后都是以教师对学生的关爱为基石。清代蒙师崔学古提出教师应有“爱养”之心,即用爱心去教养学生。此思想体现在教学中便是爱教结合,塾师在教学过程中多“好言劝谕”,少“恐吓扑责”,尤其对于年级尚小的幼童应更加爱护,使其不惮读书之苦,不畏读书之难^[20]。

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的构建,需要交往双方葆有平等的交往意识,营造出宽容的交往空间,并逐渐达成深层次的交流互动。中国传统教育教学通过寓教于乐、爱教结合的方法,能够充分调动学生求学问学的热情,在乐学与爱学中不断充盈自己的内心,发展自己的志向与个性。而松弛有度、宽严相济的教育,一方面使得师生双方在交往中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有着明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使得双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社会关系的限制,克服了师生对立的二元结构,通过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建立起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与思想的交互。

总之,作为中国古代教育的智慧结晶,中国传统教学法并不是相互孤立和分裂的,而是在中华文化道统与核心精神的统领下共同作用于教师和学生,通过在日常教育教学中的贯彻实施构建起良好的教育关系,从而促成师生个体生命的不断完善,达成修身立德的教育目标。

三、教育关系视域下探讨中国传统教学法的意义

随着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以人为本、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新型教学的倡导,也需要我们不断探索育人方式的变革和教学方法的改进,在新型教育关系的建构中谋求教学活动的实效性,从而使教学过程真正成为核心素养形成的过程。因此,在教育关系视域下探讨中国传统教学法的价值,对落实教育根本任务,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构建新时代良好教育关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首先,在教育关系视域中回溯中国传统教学法的基本特征与核心价值,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关系促进教育教学目标达成和学生发展的重要功能,为新时代良好教育关系的形塑谋求思路。中国传统教育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背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强调“仁”,

强调“推己及人”，即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开展出人的社会性，将教育看作是连接个人、家庭、家族和国家的纽带^[21]。从教育关系的角度来看，教育活动以知识传播为中介，以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往互动为主要形式，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学习者未来可以成功融入相应的专业圈或社会生活关系之中^[22]。良好教育关系的生成与构建，对学生形成浓厚的学习兴趣、积极的自我认识、良好的情感和态度都具有积极的影响^[23]。因此，教育关系是一个整体，是从个体逐步走向社会关系的中间桥梁，其中的任一主体都不应该被孤立看待，在教育关系视域中把握中国传统教学法中所渗透的基本理念，把握教育关系的内外联结性，可以为新时代良好教育关系的形塑寻求思路。

其次，在教育关系视域中重温中国传统教学法“学以成人”的核心要旨，在“成人”教育指引下促进良好教育关系的构建与教学方法的改进，为“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提供借鉴。中国传统教育将“学”与“修身”紧密联系在一起，“学”以成人，“积”以成圣，以培养君子圣贤这样的理想人格为终极目标。“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强调人内心中具有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为仁由己”“自省”“自反”“慎独”，直到自我完善——自我求取在人伦秩序与宇宙秩序中的和谐^[24]。因此在教学方法上特别重视对学生内在心灵的唤醒，引领个体精神的成长，使其生命不断开拓与丰富，逐步完成理想人格的构建。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强调“以德为先”的当下，正需要我们借鉴把握中国传统教学法中立人、成人的价值核心，引导教师在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对学生的生命情感需求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借助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师生之间良好教育关系的达成，唤醒学生内在的良知，激发其内在的驱动力，促进其道德品质与知识素养的不断提升，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再次，在教育关系视域中继承中国传统教学法所蕴含的优秀教育思想与教育经验，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努力构建起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不可否认，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教育教学实践，也积累蕴育了宝贵的教育思想和经验，如重视道德教化与人格培养、注重启发和内在唤醒、把个人学习同国家民族命运紧密联系

等等，而这些思想的真正落实始终离不开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积极沟通和交往互动。也就是说，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若想达成其教育目标，只有在教育关系层面达到和谐统一，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同时提醒我们，在当下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一方面需要葆有国际视野，吸收现时代先进的教育成果；同时也更需要结合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基础，考虑其融入本土的适切性。因此，在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也应该建立起教育自信，在教育关系视域中把握中国传统教学法的价值核心，就是从传统的回溯中寻求教育的根基，在中西兼容的视野中体会中华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和影响力，从而努力构建起教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25]。

教育本身存在于关系之中，教育关系是教育教学领域重要的研究范畴。在教育关系视域中展开对中国传统教学法的探讨，不仅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传统教学法的价值，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使我们在新型教育关系的形塑与构建过程中，兼具历史与未来的视野。因为教育既是面向未来的，也是深深扎根于本民族文化和历史土壤中的，只有本着审慎科学的态度，从传统中汲取可以转化创新的养分，才能以更加从容、理性的态度应对教育教学的变革、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 钟启泉. 教学方法：概念的诠释 [J]. 教育研究, 2017, 38 (1): 95-105.
- [2] 彭正梅. 重回教育之爱：德国精神科学教育学视野中教育关系论研究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0, 39 (5): 36-41.
- [3] 范梅南. 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 [M]. 李树英, 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37.
- [4] 马克斯·范梅南, 巴斯·莱维林. 儿童的秘密：秘密、隐私和自我的重新认识 [M]. 陈慧黠, 曹赛先, 译. 李树英, 审校.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4: 196.
- [5] 黄庆丽. 教育关系的暴力异化与归化 [J]. 北京社会科学, 2017 (12): 27-36.
- [6] 雷俊霞. 关怀理论视野中的师生关系研究 [D].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2010.
- [7] 李瑾瑜. 关于师生关系本质的认识 [J]. 教育评论, 1998 (4): 36-38.
- [8] 施克灿, 辜慧敏. 先秦儒家师生与父子伦理关系比较 [J]. 教育史研究, 2022, 4 (2): 43-53.
- [9] 王文静, 杜霞, 张翠平. 传承师道 立德树人：中华文化

化涵养师德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66.

- [10] 吴小玮. 蒙以养正: 论明清私塾学规对儿童的规训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1, 13 (5): 32-34.
- [11] 檀传宝. 德育教师的专业化与教师的德育专业化 [J]. 教育研究, 2007 (4): 32-34.
- [12] 王本陆. 关于教学工作中师生关系改革的思考 [J]. 课程·教材·教法, 2000 (5): 47-50.
- [13] 梁秋英, 孙刚成. 孔子因材施教的理论基础及启示 [J]. 教育研究, 2009, 30 (11): 87-91.
- [14] 程玮. 论互动教学中的师生关系 [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6 (10): 15-16.
- [15] 申国昌. 中国学习思想史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33.
- [16] 张洪. 朱子读书法: 艺文丛刊: 第三辑 [M].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 10.
- [17] 刘许燕. 智慧课堂中师生关系变革研究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9.
- [18] 费振新. 中国古代人际交往的心理学思想 [J].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 (2): 49-50.
- [19] 肖群忠. 中国古代人际关系现象、特点及其现代意

义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4 (5): 13-20.

- [20] 高红菊, 陶生魁. 崔学古儿童教育思想简论 [J]. 教育探索, 2015 (5): 9-12.
- [21] 顾明远.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J].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 (1): 1-9.
- [22] 谢泉峰. “关系”视角的教学: 超越以“个体”为中心的界限 [J/OL].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1-7. [2021-02-03].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3.1381.G4.20201027.0839.004.html>.
- [23] 朱伟强, 黄山, 盛慧晓. 教学中的人际关系与师生课堂互动、学习结果的相关性研究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7 (12): 24-34.
- [24] 郭齐家. 论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及其现代价值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5 (5): 23-28.
- [25] 叶澜, 罗雯瑶, 庞庆举. 中国文化传统与教育学中中国话语体系的建设——叶澜教授专访 [J]. 苏州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9, 7 (3): 83-91.

(责任编辑: 上官林武)

The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Relations

DU Xia, WEI Si-yu, YUE Hong

(the Faculty of Education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is the embodi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eachers can only achie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by constructing a communication relationship full of trust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udents and students, and through the play of this 'relational' functi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formed in the long historical evolution also constructs an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model that embodies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spiritual temperament of Chinese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core valu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hat is, to build an educational ethical relationship of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the truth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right and the teaching of words and deeds, to generate a harmonious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emotional relationship in individual teaching and teaching students by their aptitude, to promote a two-way interactiv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lationship in self-study and inspiration, and to clo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 the combination of entertaining and loving teaching. The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relations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haping new educational relations,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develop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teaching theory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chines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value analysis